

400余场“村舞”吸引190万人次参与

人人皆可起舞 处处都是舞台

9月11日至14日，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在黔西南州举行，活动设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1个主会场，兴义市峰林布依景区、安龙县招堤景区、贞丰县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3个延伸展演分会场，全国各地28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队同台演绎、互学互鉴。

贵州“村舞”是扎根乡土生长起来的特色文化品牌，自2025年12月在晴隆启动以来迅速掀起热潮。目前，黔西南州已举办各类“村舞”活动400余场，参与群众超190万人次，全网总浏览量超37亿次。随着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举行，这场扎根乡土、融通全国的民族文化盛宴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文化生活，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也为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民间舞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从山间村寨跳到全国舞台

踏歌山水间 共舞一家亲

本报讯（记者 段源兴）“能够将兴仁苗族舞蹈板凳舞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很自豪。”9月12日晚，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阿妹戚托小镇主会场，兴仁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舞蹈教师王微微带着队员们踏着节拍起舞。王微微说，从教13载，舞蹈早已融入她的生活，她把课堂当成传承主阵地，带着一批又一批学生接触板凳舞、爱上板凳舞，让非遗在年轻一代的舞步中延续。

“太震撼了，各民族舞蹈轮番上阵，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洗礼。”在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主会场观演后，来自湖南的游客吴彬说，群众走上舞台，带着最真挚和质朴的情感传达。

主会场，南北风情相遇相融，多元文化各生光辉，民族民间舞蹈的展演队伍把田间劳作、节庆欢聚与烟火

日常融入舞步，生动再现各族群众鲜活的生活图景。兴义市峰林布依景区、安龙县招堤景区、贞丰花江峡谷大桥3个分会场，各地特色舞蹈轮番登场，风格各异、亮点纷呈，灵动鲜活的乡土舞姿，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地处珠江上游、南北盘江环抱的黔西南州，境内居住着汉、布依、苗、彝等46个民族。布依族转场舞、糠包舞、竹鼓舞，苗族芦笙舞，彝族阿妹戚托、嗨马舞等民族舞蹈流传久远、风格独特，为贵州“村舞”蓬勃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此次展演，源于乡土的舞蹈通过贵州“村舞”这一条灵动纽带，把散落山野的节庆串珠成链，让晒坝、广场、空地等群众自然生长的舞蹈搬上贵州“村舞”的舞台，演员不需要专业舞蹈功底，男女老少随心踏歌、即兴欢舞，人人都是主角，个个都是文化传承者。

全国展演也让交流跨越山海。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舞蹈演员尼赫迈特·阿卜拉说：“用舞蹈的方式与黔西南见面，在民族大融合的氛围中领略别样民俗风情，大家都能拓宽视野、汲取养分。”

为备战此次黔西南之行，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旗乌兰牧骑舞蹈队提前强化排练。领队常国庆说：“舞蹈动作和表现形式各有特色，但情感是共通的。把《万丽》展现给观众，也希望走进黔西南，了解当地人人文风景和非遗，为下一步创作提供灵感。”

晴隆作为贵州“村舞”核心发源地，各种原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不断，是当地群众节庆祈福、社交联欢、精神表达的重要载体。如今，贵州“村舞”踏着乡土节拍走来，从山间村寨到全国舞台，它跳的是丰收喜悦、节庆欢腾，也是各民族心手相牵、同心同向的时代风采。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现场，各民族同胞手牵手围着篝火跳舞。 本报记者 唐波 摄



舞者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表演。 本报记者 黄飞鸿 摄

本报讯（记者 唐波）9月13日，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新大众文艺发展交流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举行。

会上，中国舞协、浙江省舞协、上海歌剧院舞剧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市洪天舞蹈团、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贵州省舞协等有关负责人及舞蹈演员围绕“新大众文艺视野下传统民间舞蹈的活态传承路径”“传统舞蹈融入

看贵州“村舞”话新大众文艺

当代的实践探索”“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基层经验与发展可能”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大家认为，我国的民族民间舞蹈深深植根

于祖国各地的山山水水，融入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是传统民族歌舞艺术的瑰宝，浓缩了各民族独有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特色，具有极强生

命力。贵州“村舞”为贵州民族民间舞蹈传承发展搭建了平台、拓宽了空间，也为全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提供了范例。

中国舞协第十一届副主席郭磊：

根植乡土蓬勃生长

本报记者 祝庆庆

“中国有56个民族，多民族、多民族民间舞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中国舞协第十一届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郭磊认为，民族民间舞蹈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拥有生根生长的沃土。黔西南是贵州“村舞”的核心发源地，有众多非遗舞蹈，“村舞”作为贵州的“村字号”品牌之一，已经搭建起国家级、省级、州级、县级的展示平台，为民族民间舞蹈发扬光大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展演现场，郭磊看到贵州本土舞蹈与全国各地的节目同台展演，他认为，展演和贵州“村舞”活动通过群众参与、媒体互动等多种形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生动例证，让人们看到了民族民间舞蹈的魅力和未来。他建议当地继续加强对贵州“村舞”平台的持续性建设，在政策、资金、人才方面给予更多保障，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中国舞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夏小虎：

培育敢攀高峰的创作沃土

本报记者 祝庆庆

“民族民间舞蹈天生属于大众。”观看贵州“村舞”相关活动后，中国舞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夏小虎谈起对新大众文艺的思考，他认为，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必须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高峰”的土壤就是大众生活，脱离大众情感就难登高峰。

他举例说，抗战时期，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等前辈在山坡上教老百姓跳舞，用舞蹈唤起大家的抗战热情。前辈们打了样，现在的时代如何接续？在夏小虎看来，任何创作都需真实，老百姓的情感最真实，在新大众文艺背景下，舞蹈工作者应深入基层，走进老百姓，服务群众、服务时代，展现群众的精神风貌。

夏小虎认为，舞蹈工作者还要有大众视角，努力进入“大众需要什么，老百姓喜欢什么”的场域中，不断提升素养和能力，打造大众喜闻乐见的舞蹈作品，把舞蹈与经济、文旅、消费、科技等结合起来。他说，文艺工作者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培育建设呵护攀登“高峰”的文艺创作土壤，打造更多兼具人民性、时代性、经典性的精品力作。

浙江省舞协副主席刘福洋：

跳山跳水跳生活

本报记者 唐波

“贵州‘村舞’是跳山跳水跳生活，是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展示。”浙江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教授、浙江省舞协副主席刘福洋说，贵州“村舞”不只是舞蹈，更是文化对情感与心灵的滋养，群众自发参与、尽情投入，尽显民间舞蹈原生的感染力。

刘福洋认为，在新大众文艺推动下，贵州“村舞”编演一体模式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舞蹈要站在大众视角，想着群众如何能喜欢、如何能参与、如何去享受，用淳朴方式表达大众生活状态。真正受欢迎的民间舞蹈，从不苛求极致专业条件，而是以贴近生活的质朴表达唤起共鸣，这也是“村舞”能快速出圈、吸引各地群众汇聚黔西南的原因。

“民族民间舞蹈的未来在于回归生活、扎根乡土。”刘福洋表示，乡村不缺文化资源，反而拥有最纯粹、最鲜活的民族民间舞底蕴。文艺下乡要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基因，激活本土文艺力量。贵州“村舞”的方向，一定是扎根乡土，依托原生态舞蹈资源带动群众参与创作表演，既唤醒乡土文化自信，也能持续为民族民间舞蹈的当代创作与大众传播注入鲜活的乡土动力。

上海歌剧院舞剧团艺术指导宋洁：

『村舞』为舞者创作带来养分

本报记者 匡奇燃

“贵州‘村舞’是山山水水流淌出来的、乡村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在上海歌剧院舞剧团艺术指导宋洁看来，“村舞”的生命力在乡土生活中自然滋生，是生动质朴、贴近群众生活的艺术形态，这份原生素质感为舞蹈艺术创作者带来了最珍贵的创作养分。

宋洁说，贵州“村舞”最珍贵的特质，是打通了舞台与群众之间的边界。它不同于专业舞台上精心编排的作品，人人皆可参与，村民身着本民族服装，不苛求极致外形，却带着百分之百的感染力。这份扎根土地的质感，正是民族民间舞最讲究的味道，每个民族的文化气韵都在舞步里自然流露。

宋洁表示，贵州“村舞”不只是采风取材的素材宝库，更像一面镜子，提示专业舞者创作要永远扎根土地，有根的作品才有魂。她认为“村舞”发展可以有双向视角：一方面将乡土原生的“村舞”提炼升华，打磨成精品舞剧，走向剧场和市场；另一方面，不把舞台当作创作的终点，优秀作品更要反哺基层，把提炼后的艺术语汇再回归给群众，形成从乡土原生到专业创作、再回到群众生活的闭环。

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员郝若琦：

舞蹈表演不只属于专业舞台

本报记者 杨雯

“塑造角色是一种演绎，需要舞者去研读历史故事。而各民族土生土长的民族民间舞带着生命力。”中国歌剧舞剧院主要演员郝若琦学习的舞蹈种类横跨古典、当代、现代与民族民间，观看贵州“村舞”后，她感慨丰富的民族文化让她获得新感受。

去年，郝若琦参与一部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为背景的剧目，跟着舞团观摩他们怎么排练、怎么生活、怎么对待跳舞，“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劲头，和我之前在剧场里反复打磨的角色感并不一样。”

“舞蹈表演这件事，并不只属于专业舞台。”谈起对新大众文艺的理解，郝若琦说，对舞者而言，处处皆舞台，只要怀着一颗真心，带着热情与真实的生命体验融入舞蹈，舞蹈的生命力、感染力就能不断增强，舞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

郝若琦感叹，这次参加展演和贵州“村舞”活动是一次重要的学习体验，今后会把收获融入舞蹈创作和表演，“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把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被更多人看见。”

北京洪天舞蹈团团长孙洪天：

对接专业平台让『村舞』走出去

本报记者 唐波

“黔西南舞蹈资源丰富，完全可以加快步伐走出去。”北京洪天舞蹈团团长孙洪天认为，贵州“村舞”特色鲜明，令人印象深刻，完全具备走向全国乃至更大舞台的文化底气。

孙洪天评价说，兴仁苗族的《板凳舞》整齐划一，极具感染力；毕节纳雍的《滚山珠》舞蹈全是小演员，这项非遗传承得很好；布依族舞蹈《梳花》编排巧思灵动，让人深受启发……舞台之外，二十四道拐承载的抗战精神更让他深受触动，他认为这一题材创作空间广阔，既可打磨成精品舞蹈，也可深度孵化成舞剧，让二十四道拐体现的抗战精神内核通过舞蹈艺术传得更广。

“好的乡土舞蹈不能只留在本地舞台，要主动对接专业平台破圈传播。”孙洪天认为民族民间舞蹈扎根乡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建议当地遴选《板凳舞》《阿妹戚托》等特色作品参加国家级赛事，借助多元赛道亮相全国，提升贵州“村舞”的品牌影响力，让黔西南的乡土文化魅力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广泛范围知晓。